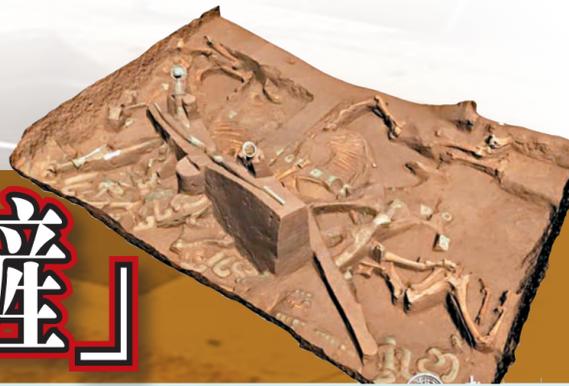


考古學家羅宏才攜珍貴資料

揭秘陝西考古「第一鏟」



陝西考古歷程某程度上可謂是中國考古歷程。

日前，內地著名考古學專家、上海大學教授羅宏才，帶著他二十餘年調查研究的心血之作《徐旭生陝西考古日記》及《陝西考古會史》回到家鄉陝西。在陝西歷史博物館首次分享他的研究心得，並首次公佈了很多未曾面世的珍貴照片和資料，揭秘80年前陝西考古發現「第一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徐旭生對於很多人來說或許還比較陌生，但是在中國考古史上他可是大名鼎鼎，他所倡導並力主「考察所發現之文物，必須留存中國，外方只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亦阻止了很多文物的流失。

陝西現代田野考古的奠基者

據介紹，徐旭生（1888—1976），名炳昶，字旭升，曾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先後擔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所長。1927年，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聯合組成「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徐旭生擔任中方團長。這個考察團歷時八年，在中國西北實地考察，解決了當時國際地理學界爭論不休的羅布泊位置問題，證明了羅布泊是隨塔里木河的改道而改變位置的遷移湖。最令人興奮的是，這次考察中的文物發現全部歸屬中國，這也是歷史上第一次把全部採集品留在中國，結束了從19世紀末以來中國大批珍貴文物任外國人肆意掠奪的屈辱歷史。當徐旭生1929年與斯文赫定結束考察返回後，在北平、南京各大學作考察演講時，受到學術界空前熱情的歡迎。多個媒體報道當時的盛況說，「樓上樓下均無隙地，聽眾踴躍情況為歷來集會所未有」，「喚起學術界之傾倒」。



記錄80年前陝西考古歷史的兩本著作《徐旭生陝西考古日記》和《陝西考古會史》。

記者 李陽波 攝



內地著名考古學專家、上海大學教授羅宏才（左）向陝西歷史博物館贈書。

記者李陽波 攝

1933年至1937年，徐旭生在陝西主持寶雞雞台三次考古發掘和渭河流域的考古調查。其中，以門雞台考古發掘成果最為顯著，共發現墓地104座，並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此次考古堪稱陝西考古「第一鏟」。徐旭生和他的學生蘇秉琦在陝西的考古活動，至今仍被認為是「陝西現代田野考古的奠基和起步」，是陝西考古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事件。同時，他積極推進陝西古代碑石、建築的保護，竭力推動陝西考古會的籌建，厥功甚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徐旭生先後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致力於夏代文化調查研究工作。1959年，72歲高齡的徐旭生親自奔往陝西地區，對「夏墟」進行實

地調查，踏察了告成、石羊關、閿砦、谷水河、二里頭等重要遺址，可謂夏文化探索的開拓者。

促成陝西考古會成立

羅宏才告訴記者，作為文物大省，陝西考古的歷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中國考古學發展的縮影。自1934年北平研究院與陝西省政府聯合組建，陝西考古會持續運作了十年，是陝西文物考古史上最早運用現代科學手段實施文物調查、文物保護以及田野發掘的機構，在陝西考古史甚至中國考古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其中，徐旭生功不

沒。

據《陝西考古會史》記載，1933年2月，徐旭生以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考古組主任的身份赴陝籌建北平研究院駐陝分院。來陝後，他一面積極開展古蹟調查工作，一面廣泛與陝西省政府部分要員及各界名流頻繁接觸，竭力宣揚在陝籌建分院的好處。然而由於陝西紳士普遍反對北平研究院獨家在陝設立分院，陝西省政府就考古會的歸屬、機構設置、工作程序、經費來源等一系列問題經過一番激烈紛爭，在徐旭生等人多次商議後，陝西考古會才於1934年在西安新城省府大樓內宣告成立。

珍貴日記手稿重見天日

雖然無論在中國新文化史範疇，還是在中國考古史視野，徐旭生先生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但遺憾的是，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徐旭生非但未被大

眾所知晓，即便是在他筚路藍縷竭力開創的中國考古學領域也未能留下多少身影。

上海大學羅宏才教授耗費二十餘年心力，搜集、整理徐旭生先生相關的所有資料，搶救性的發現了徐旭生先生的考古日記。而經歷了歷史劫難、鼠噬蟲穿的日記手稿，在羅宏才教授每一日、每一頁的反覆排序中漸漸清晰。目前，日記手稿已經由徐旭生先生的家人，無償捐贈給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正在籌建的「陝西考古博物館」。日記的整理註釋本《徐旭生陝西考古日記》也已出版，書中特意附加了首次刊佈的徐旭生先生相關的珍貴照片。正如羅教授所言，當絲綢之路研究再次成為焦點之時，徐旭生先生日記的出版所帶給大家的思考，已經超過單純學術研究的範疇，而成為一種文化的記憶。一部看似狹小的日記體量，已遠遠超過一般敘事日記與專題日記所產生的功用與影響，儼然一部活生生的20世紀30年代陝西文物調查發掘記錄及關中社會文化史篇。



80年前陝西寶雞雞台考古發掘現場。



徐旭生與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合影。



發現二里頭遺址的徐旭生



1928年陝西寶雞雞台出土的西周乳釘紋四耳簋。

香港藝術館獲「至樂樓」捐贈355件書畫 藏品明年底將與市民見面

「至樂樓藏中國書畫捐贈儀式」日前假禮賓府舉行，已故收藏家何耀光的長子何世柱，向香港藝術館捐出355件珍貴書畫藏品，總價值達38億，包括「明四家」之一唐寅的《桃花庵》，明末書畫家黃道周被處決前所畫的《松石圖》，以及清初「四僧」之一石濤的《寫黃研旅詩冊》。這批藏品將在明年底香港藝術館重新開放後，於四樓的專設展覽館長期免費展出。「至樂樓」是已故收藏家何耀光先生的私人收藏，命名除了表達鑒賞古人名跡所帶來的無窮樂趣之外，更寄予「為善至樂」之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內地政局動盪，大量文物珍品南下香港，何耀光不忍國寶流散海外，因而開始收藏書畫、保存國粹。他選購書畫的準則是「先人品後藝事」，極看重書畫家本人的品格和氣節，在藝術史上難得一見，成為收藏界的佳話。

至樂樓收藏了豐富的「明遺民」作



吳歷《山水》（無紀年） 劉悅攝

品，這批忠義之士經歷改朝換代的動盪，將故國之思和悲憤感觸寄於書畫之間，表達出一種光明磊落的氣節和清高不凡的情懷，令何耀光最為欣賞。例如「八大山人」朱耷畫魚，魚眼怒目而視，抒發他亡國的悲憤之情；黃道周招募義軍抗清兵敗，臨刑前畫下《松石圖》，以奇形怪狀的松石，表達其不向異族屈服的民族氣節……何耀光相信透過觀賞這些古代先賢真跡，可追慕他們高尚的品格而正人心。

此外，至樂樓還收藏了「明四家」

文徵明和唐寅、明代後期董其昌的「松江畫派」、清初「四王」的王時敏、王翬，及清中「揚州八怪」金農等名家作品。藏品涵蓋各個流派，反映明清時代中國書畫的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清初「四僧」之一石濤的《寫黃研旅詩冊》，作品原有32張，可惜散落四處，其中有4張保存在北京故宮，而至樂樓就收藏了22張，今次亦全數捐出，供香港市民一飽眼福。

至樂樓藏品曾先後到中大文物館、香港藝術館及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展出，廣受好評，而今次一共捐出355件、總價值38億的珍貴書畫藏品，香港市民最快明年底可以到香港藝術館觀賞這批藏品。香港藝術館將在四樓永久設立「至樂樓藏中國書畫」展覽館，並由專員館長及團隊管理藏品的策展和教育工作，亦有計劃與外地博物館合作，將中國書畫藝術推廣至國際舞台。

文、攝：劉悅



石濤《寫黃研旅詩冊》原作有32張，至樂樓收藏了其中22張。

香港藝術館館長司徒元傑（右）向傳媒介紹藏品。



拍場鏈音

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 1.104億元人民幣成交

早前中國嘉德2018春拍特別為「逢辰現世——曹銀舊藏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設置專場拍賣，拍品以諮詢價形式上拍，當日由2800萬元人民幣起拍，經10多分鐘現場競價，最終以9600萬元落槌，加佣金1.104億元成交價，成為本季最貴古籍。「1.104億元的成交價格創造了本季最貴的古籍拍賣紀錄。這套陳鑒輯《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是拍賣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宋刻本，這樣的價格實至名歸。」中國嘉德古籍善本部總經理宋皓在拍賣結束後表示。

今次嘉德春拍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共五十一冊，一百六十卷，僅見著錄於北京線裝書局出版《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在它存在的近千年時間裡，被人秘藏，未曾見於其他任何一本書目著錄。此部宋刻孤本目前已知還有四冊零本，分別被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和南京圖書館。1980年5月全國古籍善本書目普查開啟之後此書曾驚鴻一現，但未及窺得全豹，它又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如今，在沉寂38年之後，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再次驚現於世。中國嘉德為此曾於2018年5月10日召開研討會，表示確認《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就是最美的宋刻孤本。

據了解，就刻書風格來看，該本是宋代福建地區的坊刻本，刻印精細，用紙上乘，應該是閩本



拍賣現場



《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局部

坊刻的精品。此本書蠟箋灑金札花，吉祥福壽紋。從刻板字體、刀法考慮，此部二百卷應為同時同地印刷，刻工印工在閩刻坊本中都可稱為翹楚。比較普通宋版書所用的紙張，此本所用紙張皮性更強，歷經千年後仍然神采奕奕，可見刻印此書時所耗費的工本應該是很巨大的。

嘉德指出《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是由宋人陳鑒輯歐陽修、宋祁、范鎮、呂夏卿等修撰的200卷《新唐書》詳節。詳節，即類似於現代的參考資料——宋代科舉需考策論，史書太過龐大，難以全讀。於是，陳鑒就一邊讀一邊看哪個好就記下來，以方便考生進行考試。除此之外，陳鑒還編輯過《西漢文鑿》和《東漢文鑿》。而此前罕知罕見的宋刻本《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卻依舊存世，只能讀數化化的神奇。